

越戰現勢與美國政情

陳紹賢

壹 北越改變了戰略

近三年來，北越部隊和越共在越南與美、越聯軍作戰，除少數戰役外，一向實施游擊戰略。北越「國防部長」武元甲為執行此種戰略的主腦人物。有些西方記者認為他是個特出的游擊戰略家，把他與毛賊及古巴已死的瓜瓦拉（Ernesto Che Guevara）列入同一範疇，等量齊觀。

美軍以搜索、殲滅、窮追等戰術對付共黨的游擊戰，至去年春初已見顯著收效。北越頭目鑒於美軍戰術高度機動與火力強烈，使他們死傷慘重，考慮到如仍繼續游擊消耗戰，可能時日越拖延越對他們不利。據本年三月十一日美國「新聞周刊」報導：北韓、毛共和古巴駐河內的軍事代表團曾於觀察戰地之後，都有此種同感——越共和北越部隊如此作戰下去，恐怕不能再支持若干歲月了。

原來北越高級將領中反對武元甲戰略的，有「南越中部解放軍司令阮志清，他主張大部隊作戰。去年三月間，他的這種建議受北越勞動黨（共黨）政治局的重視。不久經該黨中央委員會決議：須於最短期內，改取一種新的戰略，求獲勝利。之後，武氏着手進行改訂戰略。七月間阮氏被炸陣亡（一說病死）。武氏於九月間完成新的作戰計劃。

這計劃被通稱為「武元甲新戰略」。從美軍圍獲戰俘的各種文件中，顯示此種戰略以「總攻擊—總叛變」為綱領。它的進行分三階段，都預期於本年内完成。文件中有說：「一九六八年上半年底將為戰爭的結束期；在最初三個月為最嚴重的時期，在此期內必須贏得一場決定性的勝利」。又有的說：「共黨的革命將於一九六八年成功。可以告知老百姓，他們的家人參加解放

軍的將於本年八月五日夜回到家裏」。

所謂第一階段，類似新戰略的預備階段，開始於去年秋、冬間，向越南沿東埔寨邊境附近地區攻擊，以吸引美、越軍在各大城市的兵力。祿寧和德都兩次戰役就是這樣地發生的。當時聯軍從大城市轉移到該兩戰地使用的不多，北越此一階段的戰略目的沒有達成。

春節停火協議生效時——元月廿九晚，共黨部隊約六萬立即發動對越南三十多個城市進攻或奇襲。這是第二階段的序幕，也即新戰略的展開實施。不出三天，越南百餘城市鄉村都罹戰火浩劫。重要城市被攻陷的有順化、芽莊、崑崙、大叻、百里居、邦美蜀、富強、邊葛、橫知和永隆。首都西貢雖免陷落，但總統府、總參謀部、海軍總部、西貢電台、美大使館和美軍各宿舍等都被襲擊，甚至有的被短暫佔據。這種空前的大規模攻勢，就是實施北越共黨去年十月三日一項通告所說的：「全面性攻擊是攻擊敵人的主要部隊、城市、鄉村和交通線」。但在另一文件中所指稱的：「在南越境內實施一種全面接管的行動，現在的時機已告成熟，那裏的民衆已經準備採取行動了」。這一目的并無實現。

共黨繼春節攻勢後有兩度攻勢：一度發動於二月十八日，進攻廿餘城市村鎮；一度開始於三月四日，攻擊四個省會和十二處美軍基地。在此期間，他們已集中四萬餘精銳部隊，企圖圍攻美軍陸戰隊基地的溪生，看來好像進入了所謂新戰略的第三階段。最近對溪生圍攻的情勢似稍鬆弛，而又有進攻各大城市——尤其是北部城市的態勢，以表現它對第二、三階段的目標還有能力同時進行。如果如此，那就是用所謂「雙尖」戰術了。

截至目前為止，共黨新春攻勢的結果，從客觀觀察，成敗互見。試先檢

討他們成功的——勝利的是：

一、共黨於三天之內給越南以全面攻襲，顯示其主動的大規模的攻擊戰之力強，不但否定了魏摩蘭將軍去年十二月廿六日的西貢廣播——預斷一九六八年共黨戰略無能改變，而且打破了魏氏本年初報告華府謂兩年內越戰可獲決定性勝利。同時也證明了美、越聯軍的情報失敗，甚至對敵方長期準備的攻襲，竟茫然無知。共黨此舉增強了他們作戰的信心，也提高了他們在國際間的聲勢。他們在心理戰和宣傳戰上的勝利都很明顯。

二、春節攻勢發動時，越南政要不少已離開崗位，回家渡假。迫倉卒應變，頓形狼狽不堪。英報有比西貢被襲如同珍珠港事變——意指當局缺乏警覺，以致猝不及防。新政府此一弱點，難免影響人民對它的信心。人民突遭戰火浩劫，在在家破人亡。在救濟與重建尚未普遍收效之前，他們的怨懣情緒當難完全消失。此予共黨以可乘之機，進行誘惑利用。

三、共黨的自殺性進攻，迫得越南軍原駐在十三省（全國四十四省）各綏靖地區的都調往增防城市。越南鄉村五百五十五個綏靖工作隊約有半數也都撤出。連年各省鄉村的綏靖設施遭受徹底破壞的有十三省，部分破壞的十六省，輕微破壞的十五省。且因之平添了數十萬難民，連同春節前原有難民及此次各城市新增難民，共達百五十萬。被蹂躪的綏靖鄉村，迄今大都仍在越共控制之下。即使收復之後，要恢復原有規模，當非短期間所能奏效。越共曾以此誇耀其成功。

從另一角度看，共黨的冬、春攻勢已見失敗的是：

一、春節攻勢後，西貢美軍總部估計此一回合中敵方死亡逾三萬人。（法國退役將軍包弗里（Gen. André Beaufre）謂他懷疑此估計數字不無誇大。對越南問題素戴有色眼鏡的美國「新聞週刊」二月廿六日載稱：實際計算，共軍死亡只七千人。）二月廿七日，詹森總統在德州杜勒斯市發表演說，引據魏摩蘭的最近報告，謂春節以來，共軍死亡四萬三千人。三月六日西貢美軍發言人宣稱，從春節至三月五日，敵人死亡達五萬二千。他們生命的犧牲如此之大，與美、越聯軍死亡為十二與一之比，而沒有得到預期的代價——人民暴動與全面接管。相反地，越南人民埋怨政府保護不週，尤痛恨共黨極端殘暴。城市居民原在越共威脅下予以庇護，今已紛向政府舉報。因之越共的地下組織和祕密庫藏多被破壞了。

二、北越原預謀由突襲去觸發越南部隊叛變投共，甚至準備好一種專供政府軍叛變時使用的旗幟，結果毫無所得。各營地沒有請假回鄉過節的官兵，大致各只剩半數，都能英勇應戰，粉碎了共黨「兵連」的陰謀。

三、由於共黨破壞春節停火，瘋狂進攻，美國不得不恢復轟炸北越，且擴大空襲範圍，及於河內港口設備，海防碼頭設備，乃至其他原屬禁止轟炸的目標。同時空運部隊一萬零五百人赴越增援，並將於額定五十二萬五千人之外，增派「適度」兵額。華府這些措施都是對河內升高戰爭的反應。美國國內除少數姑息份子和失敗主義者反對外，原來有組織的反戰集團反見沉寂。這是河內始料不及，而深感失望的。

貳 當前越戰的情勢

無論從軍事或政治觀點看，儘管共黨在冬、春攻勢有勝利也有失敗，但有一種無可爭辯的事實——越戰的主動已完全操於共黨；美、越聯軍是處於被動地位了。因之，戰局的重心何在？或將否變動？都將決定於共黨的戰略目的為何。它當前的目的在溪生呢？還是在各大城市呢？美國朝野都在摸索之中，而有若干不同的想法。

當春節攻勢發生之初，美國一般的看法，以北越的目的是在溪生，要造成第二個奠邊府，迫得美國在軍事劣勢下去接受共黨條件的和談。這種看法，大致根據戰地函獲的敵方文件之推斷，且認為共黨對城市的廣大進攻，乃是一種聲東擊西的努力（*Diversionary effort*）。二月二日華盛頓郵報的社論指稱，西貢美軍總部也是如此看法。

當時美國言論界持此觀點的，可以艾索浦（Joseph Alsop）的兩篇評論為代表。他於二月二日在波士頓環球報發表的專文中說：「今冬溪生之戰是一龐大的行動。北越準備這場空前大戰的情形，已強烈地表明它對這場戰爭的用心，在於造成高潮。如果越南全境發生劇烈不安情況時，則溪生之戰將對敵人大幫助」。二月廿九日，他在國際前鋒論壇報上寫道：「這種目的嚴重的失敗（指共黨春節攻勢不能引起城市人民暴動及越南軍隊傾覆）也許是溪生之戰延緩爆發的原因。那場戰爭已是——也許仍然是敵人一次一階段的計劃，以迫使依河內意願的條件去談判」。

有一種相反的看法。上面提過的華盛頓郵報那篇社論就認為北越的目的非在溪生，而在人口稠密的城市。「如果美、越聯軍大量調赴西北荒廢地區增援，則會上敵人的當」。

郎尼將軍 (Gen. Thomas Lane) 也作過這種推斷。他於二月十七日美國「人間事月刊」發表專文說：「武元甲了解美國對另一個『奠邊府』事件非常敏感，所以他對溪生擬出一項佯攻計劃，以牽制美、越軍力，利便共軍對各城市進攻」。

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惠勒 (Earle Wheeler) 也已有如此看法。二月廿六日他在曼谷對記者們說，他認為共黨將不會進攻溪生，因為他們必須付出「過高的代價」。

還有一種好像超越的看法，以為共黨的攻勢目的不在溪生，也不在各大城市，而在製造對它有利的談判環境。泰勒將軍 (Gen. Maxwell Taylor) 兩次演說的觀點可以代表此說。二月十七日他對伊利諾州煙草零售商協會說：「共黨最近發動瘋狂攻勢，目的在製造談判環境，以組織聯合政府方式結束這場戰爭」。二月廿五日，他在俄亥俄州牛津城中說：「共黨攻擊城市的冒險，所造成的將是解決越戰的希望，而不是一條漫無止境的道路」。

看美國最近對越戰作軍事和政治的安排，似在兼顧各種可能演變的情勢。在軍事上，恢復和擴大對敵轟炸，旨在阻遏北越增進往南的滲透。關於增兵問題，可能於原額外先加派二萬五千，此與所傳魏摩蘭要求二十萬零六千之額距離尚遠，能否克制北越「佯攻吸引」戰術，局外人當難了解。

在政治方面，詹森已於二月十二日重申關於和談問題去年九月他提出的聖安東尼方案仍然有效。過兩天，魯斯克發表聲明，申釋該方案為美國謀和的基本立場，不過，二月廿九日河內的廣播仍然是悍然的拒絕了。

美國之於越戰，因吃「不求勝」戰略之虧，今已面臨進退兩難的窘境，甚至要保持僵局也不可能。三月十八日的美國「新聞週刊」，以十一頁的篇幅，論證詹森政府對越戰已陷於進退維谷。它所舉諸點，多屬實情。可是結論中提出的該刊認為是「最明智的」一項「選擇」——停止搜索和殲滅行動；退出人口稀少的邊境地區，尤其是「非軍事區」的南部地帶，期能造成僵持之局，去追求和談之實現。——如此主張，不啻是一種無條件投降的建議！

溪生基地是美、越聯軍在「非軍事區」以南防衛線上的主要據點，作為

阻擋北越五條南侵路線的堡壘。如果溪生不守，姑不論政治上影響如何之大，只就軍事上看，越南西北部乃至全境的各城市都必受到威脅。真有那麼一天，美國如要繼續作戰，所需付出生命與資源的代價，誠恐不堪設想了！由此，我們不難了解詹森為甚麼責成軍事領袖保證溪生必守必勝。他已宣告魏摩蘭將調職。今後美國的越南戰略無論改變與否，對溪生的既定決策可能不受影響。

對當前的越南戰局，美國亟需改變被動戰略為主動戰略。急要的措施就是準備足夠的部隊，及時供應作戰的需要，使敵人的「雙尖」戰術無從得逞。同時，進一步協助越南恢復和強化鄉村綏靖計劃，以奠定地方安全與復興的基礎。共黨却認為美國無能做到這兩點，因為它了解美國的政情對詹森的越戰政策有了種種牽制。

叁 掀起的美國政情

一、東京灣舊案重興波浪

美國參院外委會曾懷疑一九六四年八月六日因兩艘驅逐艦在東京灣被北越魚雷快艇襲擊事件通過的決議案——授權總統採取所有的必要方法，反擊對美國部隊作任何武裝攻擊，以防止侵略；並由於總統的決定，美國準備採取所有必要步驟，包括使用武力，以幫助東南亞公約或其議定書載明的任何國家請求援助保衛它的自由。——乃是政府預謀的結果，特於去年九月間舉行聽證，由威廉彭伯報告國務院起草該決議草案的經過。

之後，外委會委派柏達 (William Bader) 主持草擬關於該案的一項「秘密報告書」。它的要點是：當時在東京灣的美國驅逐艦麥杜斯號 (U.S.S. Maddox) 是在從事一種情報任務；它和另一艘驅逐艦杜那喬伊號 (U.S.S. Turner Joy) 曾受北越魚雷快艇干擾，也可能受了攻擊；美國轟炸北越為對東京灣事件的反應，這是輕率的、缺乏足夠情報的行為。

十二月間，該會辯論該案後，原已把該秘密報告書封存。北越春節攻勢發生後，該會重提舊案，邀麥納瑪拉於二月廿日前往作證。廿四日麥氏發表長篇證詞，其中強調：總統於一九六四年一直禁止轟炸北越，到了他確實證

解八月二日和四日美艦兩次被襲擊的事實真相，才准許轟炸。

麥氏作證時，傅爾布萊特·摩爾斯(Wayne Morse)和哥爾(Albert Gore)等參議員挑剔和責難的話，可歸納為幾點：麥杜斯是一艘偵察艦，駛行在「北越領海內」，致引起北越魚雷快艇的攻擊；兩艦被襲擊是政府有計劃地激起的；政府對兩艦是否真實被襲的情報，有的扣留不宜，而以該事件為轟炸北越升高戰爭的藉口；政府利用該事件以欺騙美國人民；以強烈轟炸北越，作為兩艦被輕微攻擊的報復，是一種不適當的行為，甚且是一種「積極性的侵略」。麥氏對每點都作答辯。主席傅爾布萊特復聲稱，四年前他本人贊成該授權決議案，那是他曾做過的「一件最愚蠢的事情」；外委會將就該案顯示的爭執，把美國對越南承諾的合法性，作「全盤的覆審」。

值此越戰嚴重階段，傅氏等重翻東京灣舊案，美國言論界的反應，除給他們喝采者外，有的認為徒增困惑；有的感慨有害國家。前者可以二月廿八日國際前鋒論壇報的社論為典型。它說：「傅參議員和摩參議員利用麥納瑪拉作證的機會，從事他們自己之辯論。那些辯論是與事實不合的。……目前的東京灣事件爭辯，只有製造迷惘，而非使情勢明朗」。後者可以二月廿七日華盛頓郵報的社論為代表。它說：「國會的東京灣決議案是舉國團結的一種表徵。它的效能已因它的完整性受到攻擊而減少了。……這些參議員不無損害了此一表達國家意志的文件之權力與效用。美國當前面臨的危險遠較一九六四年為嚴重——目標混亂，信心動搖，意見分歧」。

最近三月十一日，魯斯克為美國援外事件至外委會作證時，傅、摩二氏又重與東京灣「波浪」，但無新的論據。足見共黨攻勢掀起的此一政潮尚未平息。

二、戰術核武器空穴來風

由於溪生攻防戰的重要性，美國當局會表明不惜任何代價，以確保該基地的安全。於是敏感的美國社會就發生一種揣測——溪生危急，守軍會不會獲准使用戰術核武器呢？剛在此時——二月八日，麥加錫參議員在波士頓公開地說：美國軍事長官請求總統許可必要時，使用戰術核武器防衛溪生。

(見法新社九日華盛頓電)次日，白宮發言人克里斯辛(George Christian)發表談話說：麥參議員的話毫無根據，且對武裝部隊是不公平的；不負責任

的討論與猜測是有害於國家的。(見同上)是日麥氏否認他曾於八日說過那些話。

克氏發表談話之日，傅爾布萊特致函魯斯克說：外委會曾討論一項報導——美國核武器專家賈文(Richard Garwin)已於上週末前往越南；該會要求確知該項武器是否或將否在越南設置。據合衆國際社電訊：傅氏此一函詢，由於一匿名電話向外委會報稱：該項武器已運往越南。

魯斯克復稱：賈文等在越的任務是「商討非核子性質的技術問題」；總統迄今尚未考慮核武器問題。但此復信中因引述克氏九日的談話，傅氏認為是對他所影射，特於十五日發表聲明：「惠勒將軍有關核武器問題的聲明，使人認為如需用以保衛溪生，就將使用。……我相信如果我們的領導階層不得不使用核武器以阻止我們分散在越南的部隊被消滅，那對我們的國家是一種嚴重的傷害，實際上是一種災禍」。

詹森利用十六日的記者會表示他對此爭執的態度。他說：「沒有人向我提出此種建議。既是如此，我認為我們應終止那種談論。談論核武器部署，乃是嚴重違反國家利益的」。又說：「我認為如果曾作任何鄭重的考慮——上帝不容許如此，我不認為你們會願意憑某一匿名份子打電話給國會某委員會去求瞭解」。

從上述各項文件的要點，可見核武器問題引起雙方以「損害國家利益」作相互的影射，乃由於一次匿名電話所造成。打電話的人既是匿名，即使不是共諜，其為不負責任蓄意激事的歹徒，則可無疑。參院外委會主席對此「空穴來風」，視作「報導」，甚至將致國務卿的信付諸發表，縱其動機是為國家利益，但影響所及，可能適得其反。

三、民主行動協會瀕於分裂

共黨春節攻勢的殘毒，給美國人民以深刻的刺激。據民意測驗顯示，鷹派的人數突然增加。(該攻勢發生後，依蓋洛普的測驗，由百分之五十六增至六十一；哈里斯的測驗，由百分之六十一增至七十四。)但反戰的「自由派」却在加強其「擁麥倒詹」運動。

民主黨參議員麥加錫以和平候選人姿態從事競選。三月十日得美國人民主行動協會全國委員會六五票對四七票通過支持他為下屆總統候選人。

民主行動協會 (A. D. A.) 是美國自由主義者的政治組織，已有廿一年的歷史，號稱擁有五萬會員，分組組織遍及全國各大城市。他們大多是高等知識份子 and 代表五百萬勞工的工會領袖。該協會過去對內政和外交政策有不少影響，在甘迺迪「新境界」時期尤為活躍。此次多數表決贊助麥氏，主因是認為他是反越戰的和平主義者。他對南越問題的主張：美國無條件停炸北越，實現和談；越南政府與南越民族解放陣線談判組織聯合政府；越南中立化；美軍撤回。這些都合乎該協會「自由派」的想法。當此越戰情勢緊張之際，更促成他們通過給麥氏的支持。(通過支持後，麥氏發表的結束越戰八點計劃，與其原先主張無大出入。)

但是，因此之故，民主行動協會已瀕於分裂了。在該組織中，「自由派」與「工會派」為兩大主力。後者大都反對「擁麥倒詹」運動。當投票結果時，宣告退出該全國委員會的，有該會前主席雷洛奇 (John P. Rochi) 和歷任該會副主席十五年的凱沙林 (Leon H. Keyserling)。另有三個工會領袖聲明退出，并表示工會可能停止對該協會的財政支持。

該協會的「自由派」從事「倒詹運動」(Dump Johnson Movement)

美國又將面臨黑色的「炎炎長夏」

張棟材

一 預言與徵象

在美國，對於黑人與炎炎夏暴動相關聯的預感，就好像對黑色炸藥之接觸過熱熱體便必然爆炸一樣，在壓制着，威脅着一般美國人的內心。因之，當前的美國的氣候雖尚仍在春寒料峭中，全國各地則已都早在流行着一個共同的話「炎炎長夏」(Long Hot Summer)。大有談虎色變之概，充分地反映

，早已於數月前開始，由副主席勞溫斯坦 (Allard K. Lowenstein) 負責指導。北越的多、春攻勢促進此種運動之加強。他們既促成麥氏取得多數贊助，但也已導致內部分裂的危機。

最近羅伯甘迺迪宣告要競選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這可能使該協會原要支持麥氏的轉而支持甘氏。因為甘氏與「自由派」關係密切，遠非麥氏所能比擬。此種內情麥氏知之最稔。無怪當甘氏宣告後三天——三月十九日，他在華盛頓霍華德大學演說時聲稱：倘若今年八月間在芝加哥舉行的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第一次投票顯示他本人無法擊敗詹森，他必將支持甘參議員，因為他與甘氏的立場一向是一致的。

假如該協會局部轉變為「擁甘」，恐仍難免於分裂。因為工會派所代表的 AFL-CIO (美國勞工聯盟與工業組織大會) 勢力，大多支持詹森，已成定局，非甘派所能予以動搖。除非詹森放棄競選，共黨新春攻勢只提供甘氏食言競選的口實而已。

五七年三月廿六日完稿

出普遍的恐怖與不安情緒。

黑人的暴動果真要在今年夏季再度重演麼？關於此點，我們可以引證美國詹森總統於本年二月十二日晚之林肯誕辰紀念會的講話，來作推測。詹森總統曾向許多大學生代表們毫不諱言地說：「我們將有一個惡劣的夏季，在未能改善數世紀所積累下來的弊端之前，更將有若干次不太平的夏季，我們無法逃避它！」以一國元首而口出此言，可見此事決非只是危言聳聽之論。